

私家秘藏

焚白文

名著



私家秘藏
焚毁名著

主编 马松源

第三卷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

目 录

- 第一回 限时刻焚香出去
怕违条忍饿归来 (5)
- 第二回 祭先茔感怀致泣
泛湖舟直谏招郁 (15)
- 第三回 王妈妈愁而复喜
成员外喜而忧愁 (27)
- 第四回 思疗妒鸩鸩置膳
欲除奸信印关防 (38)
- 第五回 周员外设谋圆假梦
都院君定计择良姻 (49)
- 第六回 脱滞货石田长价
嗟薄命玉杵计穷 (62)
- 第七回 落圈套片刻风光
露机关一塌拷打 (75)
- 第八回 再世昆仑玉全麟嗣
重生管鲍弦续鸾胶 (87)
- 第九回 都院君勃然嗔假印
胡主事混沌索真脏 (99)
- 第十回 伏新礼优觞祸酿
弄虚辞继立事谐 (112)

- 第十一回 都氏瓜分家财 (125)
都飙浪费继业
- 第十二回 石佛庵波斯回首 (142)
普渡院地藏延宾
产佳儿湖中贺喜
- 第十三回 训劣子堂上毆亲 (162)
告忤逆枉赔自己钞
- 第十四回 买生员落得用他财 (177)
画行乐假山掩侍女
- 第十五回 涉疑心暗鬼现真形 (188)
妒气触怒于天庭
- 第十六回 夙孽报施乎地府 (200)
波斯阅招救难
- 第十七回 都氏带罪受径 (215)
翠苔重返家门
- 第十八回 都氏闾堂拜谢 (231)
都白木丑态可摹
- 第十九回 许知府政声堪谱 (239)
昧心天诛地灭
- 第二十回 硕德名遂功成 (249)

第一回 限时刻焚香出去 怕违条忍饿归来

引首《满江红》 宋儒作

须发男儿，率性处繇来凛冽。又何曾隐忍肤挠，含容目瞥。胜负场中逞后先，英雄队里争豪杰。怎归来见著俏浑家，汤浇雪。下虚心，犹未悦，任趋承，还磨折。总甘心忍耐，敢生流言。可侮浑如系颈羊，堪欺伊似藏头龟。是何年，请得上方刀，把雌风灭。

评：

此公颇有疗妒之志，然欲请斂上方，第恐缓不及事，仍类寻常汉子。

这首《满江红》词，乃是宋时一个宿儒所制。单道着人生于天地之间，受父母之精血，秉天地之性灵，至清至明，至刚至劲。及其渐至壮年，又读了几多诗书，学了几多世务，添了几多侠肠傲骨，义胆雄心，一毫也不少屈于人，一些也不少弱于己，便是父母，也不肯让他分毫。不知怎么到



了壮年以来，娶下一房妻室，便有了一个絀束，就似那蜗牛遇了盐醋，蚂蝗见了石灰一般，繇他飞天也似的好汉，也只索缩了一大半。这也不知什么缘故？难道男子个个惧内，女人个个欺夫的？也是天生的古怪。

俗语道得好，干事时他却还在底下，除了这事，他便要爬到丈夫头上屙屎。莫说别的，便是当时陈季常，是个大意思的人，哪个不相钦敬？独有这点上边，有些调停不来，每受了夫人的呵谴，难为到十生九死。又有那不识进退的老苏，倚著通家好友，只道自己面皮怎么样大，思量劝那柳氏转来。走来道：“嫂嫂，夫乃妇之天……”一缘二故，说得上三五句话。只见那柳氏霎时变下脸来，把个刀似的言语复上几句，眼见那老苏真个也自酥了。

这总是《狮吼记》的旧话，人人看过，个个晓得，却把来做一引子，小子也不十分细道。

却说目今又有一户人家，丈夫赛过陈恏，老婆赛过了柳夫人，他的家门颠末，又赛过《狮吼记》。虽则世上常情，亦是目今趣事。待我慢慢说来，有诗为证：

堪叹男儿力不支，诸凡事业任妻为；
假饶片语相挠处，历尽熬煎真可悲。

说话的，你又差了！依你这等说来，为人娶了一房妻小，不要他帮扶家室，终不然做个神阁儿，请他朝夕四拜，才是男儿力自支么？呀！看官，不是这等讲，若说朝夕四拜，端又是怕老婆的了，有一诗又道得好：

妻主内兮夫主外，夫耕妻织俱无忌。
 丈夫一日身显荣，念及糟糠倍亲爱。
 宋弘之妻不自夸，自有知心宋弘在。
 怎知当世濠薄风，妻虽懒惰勤争功。
 自言家业皆繇我，恃己多才凌老公。
 丈夫不幸无子息，自言有婿有内侄。
 堪叹白发已蒙头，尚不容夫亲外色。
 丈夫无奈假趋承，只恐貽笑遭人轻。
 后生莫道不惧内，事到其间难后生。

闲话休题。且说宋朝年间，临安府中有一处士，姓成名圭，表字廷玉，祖居虎林人氏。纪年孤苦，无倚无依，辛勤积攒，做些经纪生理。到了二旬之外，娶下一个妻子，就是左近那都绢的女儿。那都家老员外名唤都直，唤字公行，做人朴实，颇有财势，因开绢铺子，人人唤做都绢。那都绢为何将这女儿倒嫁一个小本经纪？也只是这都员外做人老实，不乐虚花。是这女婿做人自小停当，一个铜钱当八个子用，以是把个女儿与他为妻，便是那都氏娘子，虽不是倾国倾城，却也如花似玉，一应做家，色色停当。只是一件，都氏从来娇养，况且成圭出身浅薄，家业皆得内助，惧内二字，自不必说了。

做亲后不多几年，夫唱妇随，做了千数家业。不期都老员外过世，舅舅都丽又小，绢铺没人管理，却是成圭寻了后街抽绢行中一个旧友，仍旧开张绢铺。这友人姓周名智，表字君达，年纪与成圭仿佛，不相上下。做人性格温和，公平交易，店面上一发来得，真个是不繇科甲的状元、不做文章

的秀士。兼之出入银两，半毫不苟，开得十多个年头，颇颇有利息。

一日，成圭道：“贤弟，你我忠主赤胆，开店多年，有本有利，并无芥蒂。只是如今事体大了，两下日久，终有结局。古言道得好，树大分枝，我和你两人就此分枝，有何不可？”周智道：“小弟得蒙提挈，凡事皆赖贤兄所赐，一任尊裁，但凭处分。”成圭道：“说哪里话！本钱虽是我多，辛力却是你多，和你除原本外，均分余利就是。”当日就盘算了帐目、点起货物，共有万金。两下各自分了明白。周智便移至大街，仍旧开张锻铺。成圭却懒于营生，因家下有两个得力主管，竟移至后巷开了一所解库。

说话之间，不觉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又是十多年后，两家生理更又不同，日兴日旺。只是一件，那周家莫说别的，只儿女也添了三个，将次要嫁娶了。独这成宅夫妇，少不得一个称了员外，都氏也称了院君。家里山场、田地、衣饰、金银，哪件没有？偏偏的员外便像太监，院君就像个羯狗，两个结亲四十余年，屁也不曾放得一个，都氏也不着急，莫怪那成圭口中不说，心下思量道：“我有偌大家私，年近六旬，并没有一个承宗接祀的儿子，这事怎不叫人着急！总是城隍庙、张仙祠、崔府君、定光佛，哪处不立愿？哪处不许经？一毫不灵应！况且院君性格不凡。”看官们像也谅着七八分的光景，那些娶两头、大七大八、一妻一妾，莫说成员外，便是小子也开不得口了！

一日，成员外闲居无事，春影融和，节届清明，时当寒食。那时独坐书斋，别无思想。忽然记得起来：“去年天竺进香，曾在白衣赐子观音殿前，许下灯油良愿。至今将及一

载，未及完纳，想是因此越没个子嗣消息了。”即忙便请院君商议。

不多时，那都氏轻移莲步，缓动湘裙，来见员外。看他怎生打扮。《临江仙》为证：

杏脸全凭脂共粉，乌云间着银丝。荆钗裙布俭
撑持，不为雌石季，也算女陶朱。真率繇来无笑
影，和同时带参差。问渠天性更何如？要知无妒
意，溺器也教除。

成圭迎接之际，虽不尽摩，而其容貌，亦有《临江仙》词为证：

年齿虽然当耳顺，襟期尤以充龄。吴霜缕缕鬓
边生。不因五斗粟，惯作折腰迎。绮思每诞蝴蝶
梦，比期惟恐莺闻。问渠来将是何名？畏妻都总
管，惧内老将军。

都氏见了成圭，便问道：“你今独坐在此，请老娘为着何事？敢是早膳未进，还是库中帐目要查么？”成圭见妻子来意严整，便又不敢开口。那都氏又问道：“莫非夜来受了风寒，敢是那边吃了哑药，不做声为着什么？”成圭没奈何，只得把个笑堆在脸上，道：“院君有所不知，拙夫哪里为着这些来。只因去岁天竺进香，没要紧为著子嗣上，曾在白衣观音殿中，许下灯油幡袍良愿。适才记得起来，拙夫将欲告假一日，自往进香还愿。故此特请院君商议，别无他事，不

知院君意下如何？”那都氏把头低了一低，眉簇了一簇，便道：“烧香好事，但凭你去，何须和我说得。”掇转身便向里边竟自去了。

成圭没奈何，只得舍着张风险，上前一把拽住道：“院君，这回肯不肯，吩咐一个明白，如何竟自去了？”都氏道：“你自去便是了，难道我又来搅你？”成圭道：“院君说哪里话！拙夫若去，一定要请同行，如何擅自敢去！”那都氏被他趋承不过，却也回嗔作喜道：“若要我去，何不一发请了周家叔婶二人同去走遭？况且清明节近，往天竺就去祖坟上祭扫一回，却不一举两得？”成圭大喜道：“还是院君到底有见识，有理有理！院君，我看此刻天色清爽，明日一定晴朗，就是来日如何？”都氏道：“便是明日。你可亲自周宅去来，我却在家备办合用酒食。”

成圭应了一声，向外便走。都氏道：“转来！”成圭捉不住脚，倒退了两三步，道：“院…院君，还有甚么吩咐？”都氏道：“往常你出门去，亲自点香限刻，计路途远近，方敢出门。明日虽是烧香公务，料你不敢偷腥。只是有理不可缺，一遭误，二遭故。”成圭转身把舌头伸了一伸，颈项缩一缩，轻轻走到香笥里，取了一枝线香，战战兢兢的点在炉内，道：“院君，拙夫去也。”都氏道：“还不快走！”赫得那成圭抱头鼠窜，一溜去了。都氏却自嘻嘻的笑了一声，走到厨下，吩咐丫鬟小使道：“来日我们天竺进香，俱要早起整备。四辆肩舆、一应酒食，俱可早些安排，不可临时无措。”众婢仆齐齐应诺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成圭出得门来，又是夕阳西下，晚饭时光，只恐周宅往返归迟，有违香限，取责不便。恨不得两步挪做一步，

转弯抹角，过东转西，却才来到周宅门首。只见外厢铺面俱已闭了，两个门神，你眼看着我眼，把个门儿关得铁桶相似。成圭捶了一会，里面深远，偏不见应。欲待转来，又恐误事；欲待等候，又恐违限。正是两难之际，只见门缝里露出一线灯光来，成圭慌忙张看，只见一个小厮手中提个灯笼，正走出门，见成圭到来，便唤道：“我道是谁扣门，原来是成员外。连晚到此，定有贵干，请里面坐。”成圭道：“我来寻你员外有事计议，可在家么？”小厮道：“员外与两位小官人俱去亲戚家饮酒未归，故此小人特地去请？员外进内稍生片刻，便好机会。”成圭道：“既不在家，哪里等得？你只替我说，明日接员外、院君天竺进香，我去也。”那小厮哪里知道成圭的心上有事，一把的死命拽住道：“员外又不是他人，为何这等作客？员外不在，院君也在家下，晚饭也用一箸去。”

成圭再三不肯，小厮再四又留。正在喧嚷之际，周智的妻子，何氏院君，踱将出来。这何氏从适周门，一般赤手成家，帮助殷实，全不似都院君性格。有《临江仙》为证：

淡扫峨眉排远岫，低垂蝉鬓轻云。星星凤眼碧波清，莺声娇欲溜，燕体步来轻。

容貌可将秦、虢比，贤才不愧曹卿。顺承妇道德如坤，螽斯宜早振，麟趾尽堪徵。

何氏闻得外厢聒絮之声，不知其事，出来一看。见是小厮留成员外，连忙相见，道个万福，把那个世俗套话问候了一番，就留成圭进内敬坐。成圭见她殷勤相待，只得坐下。

却才把个臀尖掂得一掂，好像椅上有块针毡相似，好生不安，总也为著家中线香之故。圣人道得好，有诸中，形诸外。何氏因是通家，自己陪坐。说不多闲话，丫鬟献过茶来。成圭道：“茶倒不必赐了，有件小事，特来致意：老夫奉拙荆命，特着老夫亲自请君达阿弟与院君，明日一同往天竺进香，就去祭扫荒陇，又兼老拙还愿，万乞早临，幸勿见阻。”何氏道：“荷蒙宠招，本当趋命，奈拙夫未回，未及详审，不敢擅专。少顷归家，即当转申美意，定须遵命。”

丫鬟报道：“酒肴已备，请院君主席。”何氏便道：“员外到来，无甚款待，聊备鲁酒，幸勿见嫌。”成圭见何氏这般调妥，兼之淳善，暗想道：“我这些须之事，便道不曾对丈夫说知，不敢造次应允，别事俱各可知。偏我命中驳杂，娶着这个老乞婆，恁般顽劣，恁般泼悍！我今出来多时，线香已应完了，不知家下怎么一个结局，若再吃酒，岂不愈深其疑？”正是不想也罢，想到这个田地，却便是顶门中走了三魂，脑背后失去了七魄，两耳通红，五内火热，忙忙的回覆：“不消。”也不知向哪一方壁角里唱个歪喏，望外便走。

何氏正留不住，已在作别之际，只见灯光之下，又早周智回也。二子随后亦来，且看周智怎生模样，《临江仙》为证：

布袜青袍多俭朴，衣冠楚楚堪钦，谦恭虚己颇温存，虽当酩酊后，到底有规箴。

二子多才骥与驥，一双白璧南金。聊芳棠棣许趋庭，从来夸两仲，不负二难称。

成圭见周智到来，只得住脚。周智拜揖道：“贤兄光顾，失迎莫罪。”便对何氏道：“伯伯到来，不比外客，为何不见一些汤水？”倚著酒醉，兼着真情，一把拖了成圭，把个妻子、婢扑翻天搅地骂个不了。倒叫成圭目瞪口呆，劝又劝不止，辞又辞不脱，被他拖来拽去，弄得头也生疼，却也顾不得周智埋怨妻子，只把进香之事，忙忙说了一遍。见周智满口应允，便要立誓辞回。周智心里明白他的毛病，故意不放，正像打破砂锅，直问到底道：“是为何这等执拗不肯，用些酒去，定要说明白。”成圭被逼不过，没奈何回覆道：“老弟是个聪明人，定要区区细说？这时不回，今晚可是安睡得的？”周智原是个爽脆的人，便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贤兄实欲回归，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就着个家僮，提了灯笼送成圭归家。仍从旧路飞奔上前，心中椿熟谷石多凹了。

不觉已到自己门首，发付了小厮回去，众主管俱来迎接。问道：“员外出去多时，毕竟不曾晚膳，敢是饿也？快办酒肴。”成圭道：“这到犹可，院君可安静么？”那些主管也有嘻嘻笑的，也有骨嘟嘴的，不知为何事。成圭见了不是头，连忙又问几声，那主管道：“自从员外出去，院君里面不知为甚叽喳了好一会儿，还未息哩！”成圭听了这句风声，却似雪狮子向火，酥了一大半，慌得个手脚无措，口中虽是不言，心内好生着急，暗自忖道：“今日迟归，原是自己不是，少问院君，若是有些出言吐语，倒也还好承受；倘若求免不脱，动起向日家伙，免不得面门是带些青紫，明日进香甚么体面！”只得叹口气道：“罢了！罢了！丑媳妇免得见公婆！”只索硬了头皮过去见她。正是那：

青龙与白虎同行，喜鹊与乌鸦齐噪。

不知主何凶吉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总评：

成何相对数语，心口已觉恍然。

以待窠妓之心，体贴妻妾，便是天下第一美丈夫。若将待妻妾以待窠妓之心，便是千古第一孝顺子。试观成圭之惧妻守法，即比之上古忠巨孝子未之过也，惜甘用此不用彼，遂让古人独享美名。虽然此样阿妈，不是妻子，应是前世娘转身，讨忤逆债尔，今人不孝父母者，曷其鉴诸。

第二回 祭先茔感怀致泣 泛湖舟直諫招郁

引首《玉楼春》 无名氏作

六桥岁岁花如锦，多少风流堤上逞；几番花落又重开，当日风流都老景。南北两山多邃径，沿路荒坟失名姓；可怜今日纸钱飘，他日有无犹未定。

评：

即壮年有嗣之人，读此一过，亦当周身汗下，何啻成圭。

却说成圭只恐线香限紧，连晚忍饿而归，又见众主管这段光景，好不害怕。没奈何，只按了胆，直头走将进去，却好都氏正是盼望之际。成圭陪个小心，深深唱个肥喏，竟不知妻子放出甚么椒料来。谁想成圭八字内不该磨折，不知那一些儿运限享通，也是这一刻的星辰吉利，真正千载奇逢，破格造化，霎时乐师灯化作鬼火。都氏见丈夫唱喏，便带个笑脸问道：“接客的老奴怎么回覆我？”成圭见这段光景，不知喜从何来，心头突地泰山般一块疙瘩抛在东洋海里。你道